



小小说

1984年的鱼

■邵远庆

父亲背着篮子下地割草,意外捕获一条大鱼。是鲤鱼,一尺多长,两三斤重的样子,通体雪白,尾部泛红,从草篮子里倒出来时,还正活蹦乱跳。

母亲破例把鱼炸成焦黄(以前基本都是清炖),再配以小葱和豆腐,炖有小半锅。接着,母亲又精挑细选,掐头去尾,专拣鱼身子部位,盛上满满一大碗,然后叫来我和弟弟,说:“给你大伯端过去吧。”

还以为让我俩先吃呢!把我和弟弟喜欢个半截儿,又不得不接过大瓷碗,缓慢地往大伯家的方向移动。

1984年,当时百废待兴,能吃上一顿美味是多么幸福的事!

路上,弟弟歪着头问我:“大伯经常欺负咱,为啥还给他送鱼吃?”

我小声对弟弟说:“公家的田地,马上要分包到户了。大伯当着队长,不是想让他多分点儿好地给咱嘛!”

弟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大伯住在村子的心脏位置,离我家少说也有好几百步。鱼汤刚出锅,很热,有点儿烫手,我和弟弟替换着端。但是在行走过程中,仍免不了会有汤汁溢出,顺着我们的手指往下淌。弟弟嫌可惜,不时探出舌头,像猫一样舔舐手上奶白色的鱼汤。

再往前走,就是爷奶的家了。弟

弟出主意说:“先给咱爷奶倒上半碗吧?”

爷奶平时最疼我弟兄俩,有好吃的东西总会藏在提篮里,再高高地悬挂于屋梁下,让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样不但能防备老鼠偷吃,更重要的是提防大伯家的几个孩子。大伯家孩子稠,且个个如狼似虎,每到我爷奶家便如入无人之境,翻箱倒柜找吃的,就差尿罐子没被他们搜查一遍。

虽然大多数好东西都被他们掠去,但是在大伯一家人眼中,我爷奶仍属于那种“偏心眼儿”的人。

看我一直犹豫不决,弟弟再次提醒我说:“咱奶正病着呢,刚好喝点儿鱼汤补补身子。”

我皱着眉头说:“剩下半碗鱼汤,咋好意思端给大伯?”

弟弟挤眉弄眼地说:“再兑点儿水,不又满了吗?”

我点头应允。

爷爷用颤抖的手接过瓷碗,立马便老泪纵横了。

因为当时我和弟弟没跟他讲清楚,更不便说明鱼汤原本是送给我大伯的,所以,爷爷一股脑儿将鱼汤倒进另一个碗里,然后又把鱼汤分成三份,其中两份分别给了我和弟弟,另一份端到奶妈床头。

弟弟显然没能抵挡住眼前的诱惑,他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把半碗鱼汤干掉了。我端着手里的小半碗鱼汤,想着母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左右为难。

爷爷不解,问我:“你咋不吃?”

我不得不编瞎话说:“我害怕吃鱼,上次就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爷爷皱着眉头说:“吃鱼时小心点儿嘛!”

弟弟明白事情原委,怂恿我说:“你要不吃,我可吃了。”

我白了弟弟一眼,索性端起碗,几口便吞个精光。

我和弟弟端着空碗回到家。母亲问:“见到你大伯了吗?你大伯吃鱼了吗?”

没等我开口,弟弟便抢话说:“吃了,吃了,大伯吃得可香了!”

母亲面露喜色,舒心地吐了口气。

不久土地开始分包到户。公平起见,分地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我家一共分到21亩责任田。由于父亲手气不佳,大多数田地均为下等的洼地,好地仅分到几亩。

母亲气不忿儿,常常掐着腰站在院子里吆喝:“一大碗鱼汤算是喂狗了!”

旁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只有我和弟弟知道,母亲其实在骂我们自己。



读书札记(外二首)

■邵超

齐奥朗说
一本书是一个伤口
我学着说
一本书是一个补丁

书可能给齐奥朗
带来许多伤痕
一本,一页或者一行
都滴着血,很疼

早已破烂不堪的我
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补丁
补血补肉,补阴补阳
甚至,补思索补灵魂

齐奥朗是大师
大师的伤口或许早已痊愈
而我依然是一介凡夫
我的窟窿愈补愈多

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争辩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他人的眼光
是我们的囚牢

NO!我争辩道
他人的眼光
是我们的暖房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他人的看法
是我们的锁铐

NO,NO!我继续争辩
他人的看法
是我们的爱巢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明白
你给别人一种囚牢般的目光
别人的目光都会锁铐你

当然,我明白
你给别人一种暖房般的目光
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爱巢

局外

鬼谷子说,上等人装糊涂
鬼谷子说,中等人装实在
鬼谷子还说,下等人装聪明

我想,我应该成为糊涂人
我想,我应该成为实在人
我还想,我应该成为聪明人

时而云里,时而雾里
上等人、中等人远在天边
就连下等人也是遥不可及

糊涂人、实在人和聪明人轮番上场
向往锣鼓喧天,至今我却还是一个没有化过妆的人

散文

牵挂

■李炜



黄金周就要到了,真想放飞一下自我。我计划着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看一看梦想中的清溪与白云。

我备好了行囊,订好了机票,就等假期到来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电话把我的兴致全部浇灭了。我娘家侄子小栋因患急性胰腺炎住院了,而且不排除患的是胰腺癌。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我不敢想象,如果侄子发生意外,我将如何生活下去。侄子幼年丧母,因家庭困难,17岁便从山东单县老家随我到周口生活。我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千方百计为他解决了户口、工作、婚姻等问题。现在,他正值中年,儿女双全,事业有成,是家中的顶梁柱。唯一令人不满意的是,他嗜酒如命,每喝必醉。家人劝他,他却以李白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来狡辩。另外,他还爱吃油炸食品,又常熬夜,种种不良嗜好早为身体埋下了隐患。我顾不得多想,马上向领导请假,我要尽快赶到他的身边,帮助他,拯救他。

我第一时间退掉机票,查看当天夜里的火车票。然而,令人无限失望无限

纠结的是,连无座的票也没有了。

夜里,我无法入睡,双手捧着手机一刻不停地抢票,但最终,我的努力与我的祈祷一样皆白费。

不能放弃!我揉着惺忪的眼睛,看着黎明前窗外的街市,这样告诫自己。

天刚蒙蒙亮,我背起行囊,直奔北京西站。

车站里满是行色匆匆的旅客。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们也不知道,一个神情更为焦急的女子又从何而来,往何方而去。一时,我有些感慨:芸芸众生,我像他们,他们像我,都是多么普通多么寻常啊。但每一个人又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目标,在忙碌着,在奔波着。于我,那是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让我前行,让我奔跑。

没有票!售票窗口抛出的这三个字平静而简洁,然而却似一枚锤子敲击着我的心。

我没有离去,就在窗口苦苦地等待,等待着奇迹出现。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时间一分一秒从我心上踏过。我看着他人或匆忙或从容或悠闲地走过,百感千思齐涌心头:无助、无奈、焦急、担忧、失望……

许是诚心感动了天。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等到有人退了一张去郑州的高铁票。票价498元,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中午1点,我登上了开往郑州的高铁。如果正常,晚上8点可到周口。在车上,我这样想。

谁知,这高铁也玩罢工。车在正定车站竟然停了4个多小时,待抵达郑州

时,已是夜里10点多钟了。我无法找到开往周口的汽车了,无奈之下,只好在车站附近住了下来。

一夜的辗转无眠之后,我又脚步匆匆地向车站赶去。

上午9点,我终于到了周口。我无心去见家人,直奔小栋的住处。

小栋面色灰暗,眼睛无神,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面对一副病态的侄子,我一阵心酸,准备了好多批评的话语竟无法出口。接着,我找到主治医师进行咨询。医生建议,最好去北京大医院确诊一下。

在与亲人商量后,我决定尽快带小栋赴北京。然而,买票又成了最大的难事。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同学在铁路部门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我抢购到10月7日的卧铺票。

次日上午我们到了北京。把小栋交给了家人,我则立即赶往天津上班。

家人很快为小栋挂了协和医院的专家号,但要等到13日才能入院,而结果也要到15日才能出来。

几天里,在天津的我,工作的间隙、就餐的间隙,哪怕只有一分钟时间,都在想着北京的事。我怕魔鬼突然降临,降临到我一生都为之牵挂的人身上。

在医院工作的外甥和外甥女反复地开导我,并说他们正与专家会诊。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拿到了结果,是良性肿瘤。这是一个不坏的消息。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此时的我,倏然感觉累了,感觉什么都必须推开,而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一切一切曾困扰我心者,都弃于昨日吧。